



大黑河—敕勒川的母亲河

●殷耀



■许婷 摄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小学课本里这首著名的北朝民歌，让我们见识了阴山脚下古敕勒川的壮美风光。古老而神奇的大黑河是敕勒川的母亲河，在黄河青山之间挥洒出大手笔，造就了天地苍茫的古敕勒川，请让我们仔细凝视这条流淌在古敕勒川上的母亲河。

一条古老神奇的黑色河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专家们把目光聚焦于大青山南麓大黑河边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大窑村。考古专家们在这里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古代石器制造场遗址，考古学家正式将这里定名为“大窑文化”遗址。

“大窑文化”的确立，将内蒙古的历史提前50多万年。在北京周口店遗址的祖先们点燃文明曙光时，大青山南麓的大窑也生活着一批创造文明的祖先，他们有专门的石器制造场来打制生产和生活用具，过着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生活。绵延的大青山就像庄严的父亲一样，用身躯遮挡着来自北边的风寒，大黑河和小黑河的潺潺流水则像慈祥的母亲一样，为生活在这里的祖先们提供乳汁般宝贵的水源。

文明的进程就像河水一样曲折而缓慢，孕育了大窑文化的大黑河又流淌了几十万年，终于进入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大黑河水深情地滋润着大青山南麓这片土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大窑人的子嗣，在后代们的称呼中，大黑河的名称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在《汉书·地理志》被称作“荒干水”；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被称作“芒干水”。有的地方文史工作者说“荒干水”是匈奴语，汉译是“若隐若现的河流”，这倒是非常符合大黑河作为一条季节性河流的特征，雨水丰沛时出山的大黑河猛浪若奔，但枯水期时河床都会干涸裸露。

隋唐时期的大黑河被称为“金河”，从隋朝开始就在今托克托县境内置金河县，以大黑河的名称来命名县名。金河在唐人边塞诗中的意象大多象征边地的荒凉艰苦，但也有让人壮怀激烈的边塞风光。“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唐代柳中庸这首《征人怨》里描述的就是大黑河边的边塞风光，金河就是大黑河，黑山就是大青山，青冢就是昭君墓，“玉关”就是“榆关”，隋朝在金河县（今托克托县）设置榆关总管，以防突厥的侵扰。

辽金时大黑河仍沿用金河的称谓，元代蒙古语称其为伊克图尔根河，汉语译为激流河。因为流域土质黝黑水色发黑，故明清以后定名为“大黑河”，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就像叫大青山一样，把这条河流通俗地称作大黑河，就像是自家的山、自家的河那样亲切，这样的叫法既朴素又不生分。

大黑河的神奇之处还在于，这是一条“个性倔强”的河流，是国内少有的自东北向西南

逆向流入黄河的河流。大黑河是内蒙古境内最大的黄河水系支流，也是黄河上游最后一条注入黄河的支流，大黑河投入黄河怀抱的托克托县河口村，便成了黄河上中游的分界点。清代中叶以前，黄河上中游分界点应在托克托县城西北的哈拉板申村西。

一条造就敕勒川的母亲河

黄河之水道就一个富庶的河套平原后仍然意犹未尽，想着在转身南流进入晋陕大峡谷之前，再给塞外孕育出一个鱼米之乡。在奔流不息的黄河与逶迤苍莽的大青山之间，蜿蜒流淌的大黑河义无反顾地完成这一使命。

大黑河发源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十八台镇哈力盖图村，哈力盖图是蒙古语，汉语意思是荨麻众多的地方。假如从万米高空向下鸟瞰，北枕阴山、南临黄河的古敕勒川，就像一个硕大的向阳缓坡，这个向阳的缓坡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地形，大黑河干流就在古敕勒川这个巨大的向阳斜坡上由东北向西南流淌。大黑河源头哈力盖图湿地的海拔为1650米，而汇入黄河处的河口村海拔只有约988米，是黄河上游海拔最低的地方，所以来自北方大青山和东边蛮汉山的河流都要汇入大黑河，奔赴地势最低的河口镇流入黄河，所以历史上便有“万水归托”的说法。

大黑河干流上游穿行于山区，河道相对固定。进入平原之后因坡度骤减，河道变得游荡不定。在缺乏水利设施的年代，大黑河就像一条巨龙匍匐于黄河青山之间，龙头高昂于大青山上，龙身在平原上不断地摆动，河道频繁改易。泥沙冲积淤形成平坦的土地，经年累月，最终积淀出面积达1万平方公里的土默川平

原。这里土地肥沃，也被称为前套平原，即北朝民歌中传唱的敕勒川。

发源于北部大青山和东部蛮汉山的大小小的河流，在古敕勒川上都要择路加入大黑河。汇入大黑河干流的河流主要由三部分水系组成：第一部分水系是同样发源于大青山的季节性河流从西侧汇入大黑河；第二部分水系是发源于蛮汉山的大小河流，由东侧汇入大黑河；还有一部分水系来自哈素海退水渠。

大黑河接纳了十多条大大小小的支流，在奔赴母亲河的途中裹挟着泥沙，携带着黑色的腐殖质和泥土，河岸边冲积成平坦的良田，积淀出土地肥沃的古敕勒川。大黑河淤澄出的这宜农宜牧的沃野，可以是牛羊散漫的牧场，也可以是五谷丰登的良田。这里曾是匈奴的苑囿，也曾是鲜卑的牧场，还是走西口人挈妇将雏前来谋生的乐土。历经千年的沧海桑田，古老的敕勒川上“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野风光变成“夹路离离禾黍稠”的农耕景象。在大黑河岸边出现一批人口密集的富庶村庄，如土默特左旗的大岱村，上世纪80年代人口超过7000人，大岱村周围十里八乡都是人口两三千人的村庄。

桀骜不驯的大黑河给古老的敕勒川沿岸百姓带来牛羊肥壮、五谷丰登的富庶，也曾带来洪水滔天、流离失所的灾难。大黑河数度改道，故道的河槽地土地特别肥沃，这优质的牧场和良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敕勒川上的子民，给沿河带来生机和欢乐。但洪水泛滥时的大黑河像脱缰般的野马失去了管束，毁坏田地和家园。但人们不会怨怼这些大大小小的河流，没有了这有情有义有脾气的大黑河，就不会有

这肥沃富饶生机盎然的敕勒川，就不会有敕勒川上人欢马叫的生命欢歌。

一条流淌着文化气息的河流

孕育了大窑文化的大黑河，是一条充满文化气息的河流。这是一条见证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相互碰撞融合的河流，是一条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河流。让我们沿着大黑河奔赴黄河的路线来一场文化旅行。

大黑河水从大窑文化遗址旁边流过，流出大青山不久就来到庄严肃穆的万部华严经塔旁，这里是辽代의丰州城遗址。当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收复乌拉山前的天德军城后，便将天德军城和丰州城的人口东迁至大青山南麓的大黑河边，在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彦镇白塔村附近另筑新城安置，此城便为丰州天德军。辽王朝又沿大黑河顺流依次建起了云内州和东胜州。大黑河边的丰州、云内州和东胜州这三座鼎立的州城，从大青山脚下顺大黑河延伸至黄河边，构成了辽王朝西南边境重镇。

大黑河水向西南进入玉泉区境内，南岸9公里处就是著名的昭君墓。被称作青冢的昭君墓上经常是草色青青，在大黑河边平坦的沃野上显得巍峨耸立。昭君出塞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汉匈之间的和平局面得以巩固。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带来和平的使者，“青冢名传千古奇”，至今人们仍会络绎不绝去拜谒纪念她。“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懣，舞文弄墨总徒劳。”——董老的《谒昭君墓》高度评价了昭君出塞的历史功绩。

大黑河继续蜿蜒向南流淌，就来到了托克

托县古城镇境内的云中故城旁，这就是当年赵武灵王所筑的云中城。2300多年前，赵武灵王通过胡服骑射变革图强，北破林胡、楼烦，向阴山南麓广袤的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开疆拓土。他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平原上选址建城，古云中城不仅有黄河阴山之固，而且周围有大黑河和宝贝河等河流萦绕，是训练骑兵和放牧战马的好地方，宜农宜牧的平原可以发展生产保障给养。云中城是当时的交通枢纽，秦汉一直沿置并戍守此城，到东汉末年废弃时，云中城使用了900多年。

当大黑河流到哈拉板申村西时，就快要投入黄河的怀抱了。从北魏到清康熙年间，黄河是在今七星湖西南与大黑河汇合后，经今哈拉板申村西和托克托县旧城西，沿今天的一溜湾向南流去。大黑河尽头附近的托克托旧城有许多座古城，有辽金时的东胜州城，有明代的东胜卫故城，但最出名的要数唐代的东受降城了。唐代名将张仁愿当年筑三受降城于黄河套外的岸边，有力保护了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节省了大量军费和人力。三受降城体系修筑后，后突厥默啜可汗无力返回漠南，只能在漠北活动，国力被严重削弱直至后突厥汗国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曾有两位帝王沿着大黑河行进，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第一位是隋炀帝，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北巡榆林郡，渡过黄河后“历云中、溯金河”，即从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率领大队人马渡过黄河，沿大黑河故道即托克托县旧城、哈拉板申、五申、乃只盖、一间房到古城镇，来到突厥启民可汗的牙帐示以恩威，好大喜功的隋炀帝本意是为炫耀兵威，但客观上震慑突厥和其他分裂势力，促进了民族交往和融合，促进了北方边疆的和平稳固。

另一位封建帝王是文治武功皆蔚然可观的清康熙帝，他顺着大黑河渡过黄河去征剿噶尔丹维护国家的统一。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是平定噶尔丹叛乱关键之年，康熙帝从归化城即呼和浩特旧城出发，前往今托克托县境内的黄河渡口，顺着大黑河流向率军前行，路过游览了昭君墓，又经过土默特左旗的白庙子镇，抵黄河边的湖滩河朔。湖滩河朔位于托克托县西南的黄河岸边，现在的村名叫沙拉湖滩，在这里等候黄河结冰后，大军顺利渡河进入准格尔旗境内，然后西进去征剿噶尔丹叛军。

作为古敕勒川的母亲河，大黑河不仅孕育了远古的人类文明的曙光，哺育着一方富庶肥沃的土地，还向世人展现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无论是放牧穹庐，还是西口垦荒；无论是兵戎相见，还是出塞和亲；无论是敕勒长歌，还是塞北小调，大黑河都默默地见证了两岸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交流与融合，见证了各族人民之间血浓于水、休戚与共的关系，见证了各族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风俗和文化。



粒粒裹着秋光

●李富

晨雾把第一片秋霜
贴在糊着旧报纸的窗子上
大雁排着队
往南飞成行
风扫过土墙
抖落半树的金黄
场院里晒着新收的五谷
粒粒裹着秋光

巷口的老石碾
蒙着一层薄薄的霜凉
推着碾杆转
汗水在肩膀上流淌
新谷碾出新米
秋风吹起阵阵秕糠
扫碾盘的手啊
还沾着新米的芳香

草尖挑着秋霜
像撒落的粗砂糖
瓦檐挂着冰凌子
是一串一串的小铃铛
屋檐下挂着干豆角
倭瓜躺在墙上晒太阳
粮囤堆得很高
马上触到房梁上

田埂边的杂草枯了
成了野荒
筛子晒着芥菜干
红红的辣椒挂在树杈上
灶里烧着老秸火
锅里熬着新米汤
掀开木锅盖
蒸汽裹着五谷香
哦，粗瓷碗盛着小米粥
烫得娃娃的小手直摇晃

场院边的稻草人
依旧歪着肩膀

农民扯来旧布衫
给它换件“新衣裳”
脚边堆着晒干的谷子
要留作明年的口粮
一粒一粒新种子
开春长出新希望

他们总说霜降了
得把红薯窖封严实防止冰霜
擦着那把旧镰刀
磨得映出人影亮
粮囤边数着今年的收成
手指沾着一抹金黄
数着装满五谷的麻袋
笑声绕着打谷场

村的老井台
结着霜花脆邦邦
提着水桶去饮牲口
桶边沾着碎豆糠
担着水扁担
清水溅在鞋尖上
谈笑着说着村里的事
家长里短带着万般柔肠

田上的麦苗尖
凝着霜珠闪微光
农民打着碎秸杆
要给青苗盖层“暖衣裳”
抬头望雁影远
说来年春归又插秧
哦，手里攥着麦种
眼里亮着光芒

此刻我望着灯
孤独在城市的楼房
阳台晾衣绳上
挂着没晒干的旧衣裳
外卖盒里的饭
怎比得上老家的新米香

翻遍手机相册
找不到场院那堆谷穗黄

霜不是冰冷的墙
土地是
每粒播撒的麦种
都是农民的守望
乡愁也不是网
却系着带根的五谷秧
风里飘的再远
一扯就碰着老家的大水缸

乡亲们还会在
霜降的清晨起得更早
在院角翻晒干豆角
把萝卜切成条腌进缸
手里扒着新收的黄豆
磨坊里淌出一圈一圈的新豆浆
家常话啊，在耳边绕啊绕
像刚刚出锅的热米汤

土地裹着霜
静得能听见麦种在生长
农民守着这方热土
把汗水洒进每道田埂上
我们是离乡的谷种
在异乡发了芽长了秧
根却还扎在种过五谷的那片黄土岗

你看那星星
闪烁在深蓝的苍穹上
多像农民端谷时
漏下的粒粒星光
月光落在肩上
像他们粗糙的大手掌
把所有的凉
都揉成了温暖的方向
把所有的远
都牵回了那个叫
故乡的地方



簸箕注往事

●吴欣

夏天，经过检查，成活率达到90%以上，且长势喜人。初战告捷，让陶家窑村的群众深受鼓舞，时任村党支部书记赵银虎更是高兴得逢人便讲：“这下选对路了，咱们大山有希望了！”

就是从这一年起，赵银虎带着全行政村的男女劳动力，每年开展两次大规模植树造林，从老虎洼到卧龙山，从狮子沟到野猪林，一点一点地消灭着荒山荒沟，一点一点地拓展着绿色。当然，最难的还是簸箕洼的绿化造林让人们吃尽了苦头。

簸箕洼因形似簸箕而得名，也是卧龙山一带的山洪汇集处，水土流失十分严重，许多地方岩石裸露，有土的地方也是薄薄的一层，还掺杂着大量砾石。1980年三伏天，陶家窑行政村组织200多名民兵，开进了簸箕洼。然而，簸箕洼却以高寒的地势，冷峻的大山，恶劣的环境，无情地抗拒着人们。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在赵银虎的带领下，他们还是毅然开工，挖罢白天挖夜间，挖了春秋挖秋天，并将希望的绿色精心种植到了树坑里。然而，由于树坑挖得较小，活土层填得较浅，砾石没有捡干净，从而影响了整体造林质量。吸取了经验教训，第二年雨季，他们再战簸箕洼，采取挖大坑、加厚土层、拣尽砾石、细致栽植等措施，虽然工程量增加了不少，但效果十分明显，一举获得成功，经复查，成活率达到85%以上。但天公不作美，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将刚刚定植的小树苗全部摧毁。然而，再大的困难也没能难倒陶家窑人

民。他们重振旗鼓，于1983年夏季三战簸箕洼，终获成功，让这两千余亩不毛之地披上了绿装。

如今，当我们走进簸箕洼时，被这郁郁葱葱、高大茂密的森林吸引住了，那茂密的落叶松，在阳光普照下显得格外茁壮，充满了活力。一些不知名儿的小鸟，唱着婉转的歌，在密林间飞来掠去，一只小松鼠突然蹦蹦跳跳从面前跑过，快速向附近一棵松树奔去。松林边的山坡上，山菊、山丹、马兰等野花这里一丛，那里一株，宛若给大面积的松林镶了一道五彩斑斓的边儿。簸箕洼的茂密松林，已然成为动植物的乐园。

见到成效的赵银虎再次出手，自己承包荒山荒坡，总计造林1400亩，共25万株。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农民纷纷承包荒山荒坡，户均种植落叶松超过100亩，从而绿化了自己的家园。

斯人已去，青山依旧。赵银虎们种植的上万亩华北落叶松已然密布成林，人们至今仍怀念着当年那激情澎湃的日子，仍在怀念赵银虎带领群众不畏艰辛、绿化荒山的壮举。

当我们来到摩天岭这处山坳，站在陶家窑村头，望着四周群山那葱茏茂密的松林，心中顿生无限感慨。是的，陶家窑村农民以大山般的力量，击退荒凉，为后人营造了密密层层绿色，将东摩天岭描绘得如此田园锦簇、生机勃勃。这是人们热爱家园、建设家园之举，是顺应自然、改造自然之举，这一壮举就写在人们的骨子里，刻在摩天岭的岩石上，永不褪色，永远葱茏。